

韓非子卷十之十一

匪九

韓非子卷之十^{十一}同卷

匪九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
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
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
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
雙九
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
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
楚宋石遣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
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鄭袖言惡
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
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
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
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
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
而廩吏覆是以昭矣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

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而對對燕其

察其又有反四五年後其室而刺當時秦蘇貴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

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

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匪九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

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

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軒亦而參疑五女竟是以七言言而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

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惠楚使黎且去
仲尼而子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
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雞
猴而鄆桀盡觀皇皇始而宋公知其然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
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
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
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

匪九

三

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

於吏勢乎重人請辭協小資也辭必效富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
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
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
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
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
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
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
分其地其妻南宮適於士其夫早自衣而來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

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
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
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
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
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
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
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
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
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
何曰取五性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

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

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

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

匪九

四

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

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

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手叔孫氏之御

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
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
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
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
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
約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
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
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下受令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
可許也大宰誣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
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
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
與吳同命

匪九

五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
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
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
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
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
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
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

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
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
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
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
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
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

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
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
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

因誅二人者

百濟師首陳王博野美女濟陽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

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
因教之曰王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桀良臣辯智

匪九

六

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為
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
理之覺之以雞鵝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
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鄆今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

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士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
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
告惠文君而書之因爲始實於稷門之外而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薦
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
者發薦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
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
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
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

匪九

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
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
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
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

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
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闕大
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
堅確非功也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
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
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
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
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

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
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
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
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
子妻寫弊疇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
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
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

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
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
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鏹此三士者言襲法

匪九

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今之民也二君
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
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
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脩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

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
論李疵視中山也如甲整之阻計前棟輝之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
紫綬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
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爲下走睡卧
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
知故先自侈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
之奚聽也至聖賢兩味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
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文原與箕鄭故

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
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
擊鼙言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
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

陸九

九

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
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
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
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
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
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
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
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
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
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
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

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
辯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
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吾不知爲
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二朝之事而
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
爲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
巧巧爲輓拙爲爲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

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
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
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
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
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匪九

十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
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
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
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
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
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
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
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日好微
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
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
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
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毋猴鄭
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
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
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

匪九

十一

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
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
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
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
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
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
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
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
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
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
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
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
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
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
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
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
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
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
鑿八尺之隕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

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絲莢夙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

匪九

十二

知也且暮聲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聲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

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
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
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
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
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
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
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
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
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

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藥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

匪九

十三

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藥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

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
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
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
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
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
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
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
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

為哉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
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
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
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
畢也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
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
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
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
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
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
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

匪九

十四

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
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
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

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
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
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
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
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
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
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龍襲蔡曰余爲天子
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

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
之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
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
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
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

陸元

十五

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蹀人迹其
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
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

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邊笮捐之蓆蓐捐之手足
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
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
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邊笮
所以食也蓆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
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
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
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
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禁社者攜擲而置之

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
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
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
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
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
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
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
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褰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

禮記

十六

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

既琢還歸其璞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
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
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
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

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
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
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
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

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
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
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

匪九

十七

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
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
已也王登一曰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
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
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
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
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
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
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
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佗禮下布
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

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
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
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
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
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
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
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
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

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

匪九

十六

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

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
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
小猶不危之也若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
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
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
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
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
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
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
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
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
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
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
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

匪九

十九

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
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
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
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
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

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
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
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
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
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
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
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
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

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
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
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
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
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
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
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
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

匪九

二十

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謂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謂申子辟舍請罪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

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

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毋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言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言其兩日和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

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
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
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

通七

二十二

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
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
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
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共

